

王維、裴迪《輞川集》詩現地研究

簡錦松

(高雄) 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王維(701-761)的輞川詩文與相關事跡，一向是中國文學界關注的焦點，近年來親自去尋訪輞川故跡而撰文的學者，據我所知，至少有師長泰、陳鐵民、劉志雲、王文學、吳長城等五位。西安聯合大學師範學院的師長泰在〈論《輞川集》及藍田輞川風景區的特色〉一文中說：「筆者曾參照〈輞川圖〉、《輞川集》，對輞川山水進行過一番實際考察。」¹陳鐵民是《王維集校注》的作者，他在〈輞川別業遺址與王維輞川詩〉一文中說「一九九一年及一九九五年兩度到輞川別業故址參觀考察後」²，才寫下那篇文章。劉志雲是藍田縣本地人，撰有〈欲覓千古遊人蹤——唐代詩人王維輞川別業初探〉一文，主張「按詩人當年依據輞川山水形勢所繪的〈輞川圖〉去按圖索驥」³。王文學則在考察之後，發表〈「輞川別業」遺跡尋蹤〉⁴，內容與劉文近似。吳長城的碩

¹ 師長泰：〈論《輞川集》及藍田輞川風景區的特色〉，《人文雜誌》1993年5期，頁120。師長泰曾於一九九六年召開「全國第二屆王維詩歌學術討論會」，主編《王維研究》第二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

² 陳鐵民：〈輞川別業遺址與王維輞川詩〉，《中國典籍與文化》1997年第4期，頁10。陳氏在藍田縣文管所人員接待下，依照〔清〕胡元燠：《重修輞川志》（收入〔清〕呂懋勳等修，〔清〕袁廷俊等纂：《藍田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235號，影印光緒元年刊本〕）訪查，陳文未提及官上村、白家坪等現代地名，而實際上探訪了這些地方。

³ 劉志雲：〈欲覓千古遊人蹤——唐代詩人王維輞川別業初探〉，《貴州文史叢刊》1986年第4期，頁155-158。他認為孟城坳在官上村，白家坪王維銀杏樹即文杏館，王維宅捨為清源寺即此。

⁴ 王文學：〈「輞川別業」遺跡尋蹤〉，《中國典籍與文化》1992年第3期，頁88-93。

士論文《輞川別業及其變遷研究》是以陳鐵民為師法，考察路線與陳鐵民相同，不過，他曾從官上村走到白家坪村作了徒步考察，有他人所無的見解和心得⁵。

他們五人都自稱是參照〈輞川圖〉和《輞川集》去考察，實際上，他們也依據了《光緒藍田縣志》及所附《重修輞川志》。近年來，藍田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也協助學者們到輞谷中參觀，又校注了《重修輞川志》⁶，由於資料來源相同，他們的說法也很相似，都把孟城坳定位在今輞川鄉官上村，把王維捨宅的別業定位在白家坪村（參閱圖一及圖二）。本研究從入門取徑到結論定位，都與前述諸家不同，無由一一駁議，請自行研閱他們的論著。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〇一一年四月、二〇一一年十二月，我三次到藍田縣，以唐詩現地研究法進行考察。我分別採用車載及徒步的方法，從縣城北端出發，貫穿全城。然後溯輞水而上，深入輞水主流到白家坪村（今 G40 白家坪 1 號隧道前），並循輞水支流，分別考察了雙龍村、苜蓿溝村。另外，我也溯灞水而上，分由兩路：東線由倒溝峪、流域河，經由 S 一〇一省道翻越秦嶺到黑龍口鎮，西線溯藍橋河穿越石門，登上



圖一 明清所說的輞川別業，在今白家坪村，相傳有王維手植銀杏，（樹身所在為北緯 34° 2' 23.65"，東經 109° 22' 47.64"，海拔 644 米）。樹旁山谷甚窄狹，樹身距離最近輞水濱約六一八米，距谷口十一·六〇八公里。



圖二 王維銀杏樹周邊地形圖

⁵ 吳長城：《輞川別業及其變遷研究》（楊凌：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專門史專業碩士論文，2009年），頁1-47。

⁶ 「藍田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十分熱心鄉土文史，樊維岳尤為時人所知，另外，曹永斌：《重修輞川志校注》（西安：藍田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2006年），也頗用心。

秦嶺韓愈祠（在今商洛市商州區牧護關鎮）。至於唐代上都長安通往襄陽的商州武關驛路的藍田段，我也由斤竹嶺（今薛家村）登上終南山七盤嶺，經六郎關、下藍橋鎮，徒步考察了這條全長十七公里餘的古驛道路線⁷。為了觀測輞谷、谷口及白鹿原、輞川，我登上蕢山絕頂（海拔 895 米，蕢亦作簣），向北拍攝輞川全景，並向東拍攝高踞山頂稜線上的商州武關驛路。在考察的過程中，全程測量收集 GPS 位址，記錄山嶺、川原的升降，將王維及其他唐人的輞川詩篇，與現場的實際山川反復比較，才找出了最適當的詮釋。

《輞川集》，指王維在新購輞川莊後，與裴迪 (716-?) 同遊所作的唱和小集，每人各有二十首五言絕句，收錄在傳世的王維詩文集內。各本《王維集》在本題下，都保存了一段以王維自述口吻而寫的小序，〈序〉云：

余別業在輞川山谷，其遊止有孟城坳、華子岡、文杏館、斤竹嶺、鹿柴、木蘭柴、茱萸泚、宮槐陌、臨湖亭、南垞、欽湖、柳浪、樂家瀨、金屑泉、白石灘、北垞、竹里館、辛夷塢、漆園、椒園等，與裴迪閒暇各賦絕句云。⁸

這篇序文中有「余別業在輞川山谷」之句，因而歷來尋找輞川莊的人，都向輞谷內去探訪。不過，「輞川山谷」四字，未見於其他文獻記載，本人以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瀚典全文檢索系統》及《四庫全書》電子版檢索，發現古籍中使用過的本區相關稱謂，山名有「秦嶺」、「藍田山」、「終南山」、「玉山」；谷名有「終南山谷」、「藍田山谷」、「輞谷」，別無「輞川山」與「輞川山谷」之稱⁹。而且，序文中列舉的二十個詩題，並沒有依照自北而南或自南而北的序列，像北垞，明顯的應與欽湖、柳浪、臨湖亭排列在一起，卻移置白石灘之後，其他各題的位置，也多沒有互動關係，令人對〈序〉文是否真正出於王維之手感到懷疑。由於文獻不足徵，本文並不擬率爾否定這篇〈序〉文的真

⁷ 關於唐代秦嶺東南驛路藍田段的考察，請參閱拙作：〈白居易〈初出藍田路作〉詩現地研究——唐商州武關驛路藍田段新釋〉，《漢學研究》第 30 卷第 1 期（2012 年 3 月），頁 167-204。

⁸ 見〔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第 4 冊，頁 1299。為節省篇幅，本文除獨立引文外，行文中凡引用《全唐詩》之詩句，皆採隨文夾註，不另作註釋。

⁹ 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瀚典全文檢索系統》（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 年）網址：<http://hanji.sinica.edu.tw>，檢索日期：2012 年 2 月 9 日；紀昀等總纂：《四庫全書》電子版（臺北：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 年），檢索日期：2012 年 2 月 9 日。

實性，但是，請讀者和我一起略過這篇短文，實際從《輞川集》內四十首詩來進入現地研究。

輞水是藍田縣兩條主要河川之一，終南山谷中有許多小溪，匯集而成輞水，離山之後，在藍田古縣城西南角外匯入灞水。古今年代雖別，但從既有的文獻看來，輞水的河床及流量、水位或有變化，它在山中的谷道，以及出谷之後與灞水合流的形勢，並無顯著的大變動，因而，以現地研究法來詮釋像《輞川集》這樣密集的定點作品，事屬可行。

本文分成兩部分，首先說明詮釋《輞川集》詩的準備工作，然後才將《輞川集》的二十個詩題分成六類，依照它們與輞水相當的位置，順序解析。

我在輞川所作的王維研究，由三篇論文組成。第一篇題為〈王維「輞川莊」與「終南別業」現地研究〉¹⁰，旨在證明王維詩文中的「終南別業」與「輞川莊」乃是兩處，並確認其營購的時機與所在的位址。第二篇即本文。第三篇題為〈現地研究下之〈輞川圖〉、《輞川集》與輞川王維別業傳說新論〉¹¹，以現地實際山川，重新解讀宋金元明清以來流傳的〈輞川圖〉和輞川記遊詩文，並辨正舊有王維輞川別業傳說的誤謬。至於本文，則以《輞川集》詩為討論對象，在充分的現地指證基礎上，對這四十首詩作出精準詮釋，一掃舊有解說的虛幻、想像、模糊之弊。由於三論互為補足，閱讀時請參閱其他兩篇。

二、《輞川集》詮釋的準備工作

(一) 本研究相關地名圖說

藍田縣城的所在，綜合唐人詩文及其他文獻記載所見，並考慮到縣城與灞、輞二水的互動因素，可以說從唐宋元明到清代，歷代相承，無多變化¹²。

¹⁰ 拙作：〈王維「輞川莊」與「終南別業」現地研究〉，將刊載於《中正漢學研究》第20期（2012年12月）。

¹¹ 見拙作：〈現地研究下之〈輞川圖〉、《輞川集》與輞川王維別業傳說新論〉，《臺大文史哲學報》第77期（2012年11月），頁115-166。

¹² 《長安志》云：「縣城本名峽柳城……俗亦謂之青泥城。……城周八里，今縣城上東南一隅而已，周三里餘八十步，崇一丈六尺，凡三門。」（見〔宋〕宋敏求：《長安志》〔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宋元方志叢刊》第1冊，影印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

灞水從上游的倒溝峪和流峪收納眾水之後，自東向西流，在今藍田縣羅李村南，代表位置約北緯三十四度八分三十四·六五秒，東經一〇九度二十二分十八·三一秒，海拔約五三〇米處，匯入自牧護關秦嶺發源，經藍橋鎮北行的藍橋河（藍溪），然後再流到藍田縣城南，在南關外約二四〇米處，呈東西向通過¹³，然後在 G 四〇滬陝高速公路大橋以西，代表位置約北緯三十四度八分三十三·六七秒，東經一〇九度十八分三十二·七二秒處（灞水南岸海拔約 491 米），與自南而來的輞水會合，然後向西北方向流去，在灞橋鎮西北收納澧水，最後，注入了渭河。

輞水發源於縣城南的終南山（亦名秦嶺、藍田山、玉山），在山谷中這一段稱為「輞谷」。輞谷的結束處，是終南山七盤嶺和蕢山所形成的谷口，由於溪水切割山石，形成兩峰夾峙、一水中分的形勢，故稱「谷口」。位在輞水東岸的是終南山七盤嶺，位在輞水西岸的是蕢山¹⁴，兩峰相向，古有「玉山高併兩峰寒」之稱（杜甫：〈九日藍田崔氏莊〉，《全唐詩》，第 7 冊，頁 2403），G 四〇滬陝高速公路（藍田縣境內路段與 G70 銀福高速公路併線）的輞川一號隧道，即由谷口鑿蕢山而入。輞水離山後，繼續北流到藍田古縣城西南角外白鹿原下，與灞水合流。輞、灞二水會流處，也就是輞水的最北端結束點，王維與裴迪都稱之為「輞口」。若以現在的輞水河道計算，谷口在輞口正南方，距離約六·五二公里。

鎮洋畢氏靈巖山館刻《經訓堂叢書》本]，卷 16，頁 166) 文中敘述宋以前藍田縣城，仍為宋城的一部分，可見其有傳承性。且因藍田縣城與輞、灞二水的互動關係沒有改變，故知明清藍田縣城也在舊址中先後傳承。

¹³ 清代藍田縣城的南門，今仍稱南關，清代縣治即今之縣政府，在城中央，由此出南關至灞水約一公里餘。南關外清時有舟渡，王維〈山中與裴迪秀才書〉云：「比涉玄灞」，應即此渡。

¹⁴ 谷口二山的名稱相當混淆。因為古史中有蕢山、峽山及七盤嶺三名，自《長安志》以還，歷代文人各自為山命名，並不統一，《藍田縣志》曾稱西側山為蕢山、天馬山，稱東側山亦為蕢山、峽山，七盤則被移到坡底村那條山道上。本文以蕢山稱西山，以七盤嶺稱東山。按：蕢山及峽山，皆見《漢書·高帝本紀》：「(秦二世三年九月)沛公引兵繞峽關，踰蕢山，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第 1 冊，卷 1 上，頁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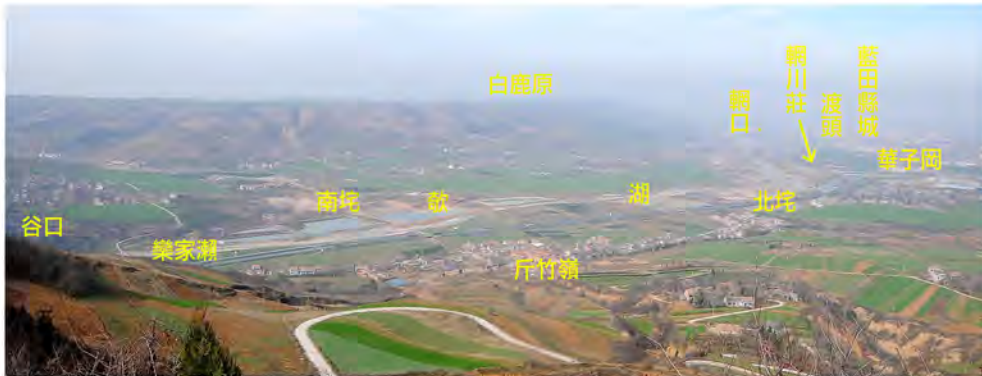
圖三 輞口乃輞、灞二水會流處，左為白鹿原。拍攝位置的前方水濱，曾於此測量水面海拔。(拍攝位置為北緯 34° 8' 27.6"，東經 109° 18' 40.79"，海拔 492 米)



圖四 谷口，左為七盤嶺，右為蕢山，中央高山上有一驛路，被破壞的山體是採石廠所為。(拍攝點為北緯 34° 5' 46.2"，東經 109° 19' 32.41"，海拔 522 米)

「谷口」內外的輞水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形貌，「谷口」以內的河段，盤曲在終南山中，切割成壯麗的「輞谷」。「谷口」本身適當衝會，有山林之美和交通之便，別業、寺廟甚多。「輞口」因在輞水下游，又藉灞河之勢，雖然側倚白鹿原，仍覺景觀空闊。裴迪〈輞口遇雨憶終南山因獻王維〉：「積雨晦空曲，平沙滅浮彩。輞水去悠悠，南山復何在。」(《全唐詩》，第 4 冊，頁 1315) 王維答以〈答裴迪輞口遇雨憶終南山之作〉：「淼淼寒流廣，蒼蒼秋雨晦。君問終南山，心知白雲外。」(頁 1303)。當時王維尚未購買孟城口輞川莊，只有谷口的終南別業，裴迪來訪時阻雨於輞口，遂以輞口和終南山作為視線的两端，「平沙滅浮彩」與「淼淼寒流廣」二句寫輞口川原，形象十分清晰，「南山復何在」與「心知白雲外」二句掌握終南山的距離感也很好。就如二人所說的，從谷口到輞口的之間，沙平水長，輞水在平坦開闊的川原中紆餘漫衍，農作發達，唐詩所寫的「輞川」，實指谷口之外到輞口這一段。

徒步考察時，我們沿輞水西岸行進，輞水西岸被蕢山向下延伸的山坡和由平地拔升而起的白鹿原，包圍成一片平坦美麗的盆地。從輞水邊到白鹿原腳的距離，一般約為二公里左右；只有白鹿路（縣城——白鹿原）的灞河大橋（北緯 34° 8' 2.68"，東經 109° 18' 42.06"）以下到輞口這一段，輞水才貼近白鹿原下。



圖五 《輞川集》二十景分布重點示意圖

輞川莊應在縣城南關的渡口與輞水中間，確定位置雖然不可得知，大約在以北緯三十四度七分四十一·〇一秒，東經一〇九度十九分十五·七〇秒處為核心的這一個區域內，從地圖上看，在今 S 一〇八環山公路輞峪河大橋的東橋頭以北、G 四〇高速公路指「藍田東」出口北側的輞水之濱。華子岡可能在上述位址的西方，也就是藍葛公路上的大寨村中心這個區域，這一帶地形比上述輞川莊可能位址和灞水渡口



圖六 輞川相關地名地形示意圖

都高出約二、三十米，從輞水邊回望，雖然受到密集建物的影響，依稀仍有岡原的形貌。王維從縣城南門外渡過灞水之後，經過這個小岡，下坡就可以回到位在輞水濱的輞川莊。

由於輞川莊和華子岡的可能位址，現在已經變為城鎮，地形也因而改觀。我利用王維〈山中與裴迪秀才書〉、《輞川集·華子岡》詩、錢起 (710-782) 與白居易 (772-846) 等人相關詩篇，與實際山水的方位地形特徵比對，再參酌古今的交通路線，發現有六點特徵，可作為推擬「輞川莊」的條件：(1) 接近縣城，在藍田武關驛道旁，(2) 東皋有田，可以躬耕；(3) 地形曠遠；(4) 莊前為

終南山；(5) 宅後為輞水和白鹿原；(6) 散步可到墟里渡頭。經過縝密研究，才擬測了輞川莊的可能位址，詳見本人〈王維「輞川莊」與「終南別業」現地研究〉一文。

王維去世已經一二五〇年，山川形貌當然不會一如往昔。歷史中的改變固難一一詳知，若以現代所見言之，河川部分，輞、灞水位都因為灞河水利工程的興修而有變化，且因濫墾砂石，輞水本流和兩岸多處被挖掘破壞，當地政府也正在河岸做公園景觀工程。地面部分，S 一〇八環山路以北一直到縣城，中間有大寨村中心，家戶密集，道路縱橫，雖然房屋都是三、四層以下的老房，但開發過程中改變了古代地形舊貌，這些都是加劇了古今差異的變數。所幸終南山、白鹿原、谷口、輞口的這些地形，並未在一千餘年間發生重大改變¹⁵，而且，輞水西岸，從河濱到白鹿原下，現在都是農地；輞水東岸，從環山路以南到谷口這一段，除了兩條公路外，也只有低度開發。至於輞水濱雖然有許多工事，我們仍可以從大卡車正在大量填土，瞭解到河岸原本是多麼低窪。總之，現今雖有人為改變的困擾，對本研究的各個關注點來說，問題還不是很大。



圖七 由七盤嶺北望輞川莊可能位置，圖中央橋樑即為輞域河大橋，另外，藍色路面為 G 四〇高速公路。(自北緯 34° 5' 37.2"，東經 109° 20' 26.41"，海拔 792 米山頂遙拍)



圖八 由白鹿路大橋南望輞川莊可能位置，圖中央偏右的橋樑即為輞域河大橋。(拍攝位置為北緯 34° 8' 4.2"，東經 109° 18' 46.19"，海拔 502 米)

(二) 輞川莊釋名

王維在輞川的莊園共有兩所，一所是供養母親的舊莊園，位在谷口，可稱

¹⁵ 輞川的地貌，亦可參考〔後魏〕酈道元注，〔清〕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中冊，卷19〈渭水下〉，頁1602-1607。

為「谷口終南別業」。王維文集中有〈請施莊為寺表〉一文¹⁶，說到他為篤信佛法的母親，在終南山營建精舍；母親死後，他不忍見到母親的遺跡，乃發願捨宅為寺，為母祈福。王維母親奉佛在開元前，身死於天寶中，因而學者們都同意，在天寶中已經有了一所由王維母親居住的終南別業。這所別業又稱「藍田別業」或「輞川別業」，但它並不是《輞川集》中所寫的「輞川莊」。

《輞川集》所描寫的「輞川莊」，是他在母親死後重新購買給自己居住的莊園，距離輞口較近，這是王維在輞川的第二所莊園。王維在〈孟城坳〉詩中稱之為「新家孟城口」，王維其他詩題則稱為「輞川莊」，因而可稱為「孟城口輞川莊」，以與「谷口終南別業」區別。據《舊唐書·王維本傳》云：

維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晚年長齋，不衣文綵。得宋之間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別漲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嘗聚其田園所為詩，號「輞川集」。¹⁷

文中稱其地為「輞口」，其寫景之句，如「輞水周於舍下，別漲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又說：「嘗聚其田園所為詩」，都符合輞口的地形地貌特徵，以及王維在輞川莊的躬耕特色。王讜《唐語林》云「王維好佛，故字摩詰。性高致，得宋之間輞川別業，山水勝絕，清源寺是也」¹⁸，所指的莊園也是接近輞口的這所輞川莊，而不是谷口終南別業。

王維死後，孟城口輞川莊和谷口終南別業一樣，也施宅為寺，就是清源寺。據白居易〈宿清源寺〉詩所述，他貶官江州，途經藍田縣時，並沒有住在城內的館驛，而是居住在藍田縣之南、輞川之濱的清源寺¹⁹。

關於清源寺為王維輞川莊舊居的記載，以唐耿漳〈題清源寺王右丞宅陳跡〉一詩，最值得注意，他說：

儒墨兼宗道，雲泉舊結廬。孟城今寂寞，輞水自紆餘。
內學銷多累，西林易故居。深房春竹老，細雨夜鐘疎。
塵跡流金地，遺文在石渠。不知登座客，誰得蔡邕書。²⁰

¹⁶ 見〔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4冊，卷324，頁3290-3291。

¹⁷ 〔五代〕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5冊，卷190下，頁5052。

¹⁸ 〔宋〕王讜撰，周勛初校證：《唐語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178。

¹⁹ 〈宿清源寺〉：「往謫潯陽去，夜憩輞溪曲。今為錢塘行，重經茲寺宿。……」（彭定求等編：《全唐詩》，第13冊，頁4755。），詳細論證，請參拙作：〈白居易〈初出藍田路作〉詩現地研究——唐商州武關驛路藍田段新釋〉。

²⁰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冊，卷307，頁

耿濤生卒年不詳，《新唐書》中將他與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夏侯審、李端並列為「大曆 (766-779) 十才子」²¹，王維卒於唐肅宗上元二年 (761)，耿濤活動的年代僅略晚於王維死後數年。本詩且不論詩題，句中寫到好道之事、擅長書法之事，以及孟城地名，都符合對王維的指述，而且白詩既云「夜憩輞川曲」，耿濤也說「輞水自紆餘」，都強調寺宅在輞水濱的特性，因此可信度極高。後世誤解的產生，是因為王維曾上〈請施莊為寺表〉，將母親所住的莊園捨為寺院，後來他再買孟城口的輞川莊，死後又同樣也施捨為清源寺，兩件事太雷同，才會產生像《長安志》所云：「清源寺在縣南輞谷內，唐王維母奉佛山居，營草堂精舍，維表乞施為寺焉。」²²的誤解，將奉母、隱居、施終南別業為寺、施輞川莊為清源寺諸事混為一談。

(三)《輞川集》的寫作年代

《輞川集》的寫作年代，必定是在王維剛遷入輞川莊的時候，因為王、裴二人在〈孟城坳〉詩中都指出了這一點：

新家孟城口，古木餘衰柳。來者復為誰，空悲昔人有。(王維)

結廬古城下，時登古城上。古城非疇昔，今人自來往。(裴迪)²³

王維自稱「新家」，裴迪也以「結廬」來稱呼王維的新家，可知他們兩人寫成《輞川集》四十首詩，是在新購置此屋之時。而且，王維購買這座莊院顯然有長住之意²⁴，因而他先感歎此屋之前已有人居住，繼之他想到自己死後，不知道將來誰會住到他現在的房子。

王維究竟在那一年購屋，雖然不易斷定，但從王、裴交往的一些跡證，可

1572-1753，耿濤，此書作耿緯。又見彭定求等編：《全唐詩》，第 8 冊，頁 2996，舊結作隱舊，塵作陳。

²¹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第 18 冊，卷 203 〈文藝列傳下·盧綸〉，頁 5785。

²² 見宋敏求：《長安志》，卷 16，頁 169。亦可參見 [宋]洪邁：《容齋三筆》，卷 6，收入《容齋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頁 485「李衛公〈輞川圖〉跋」條。

²³ 分別見彭定求等編：《全唐詩》，第 4 冊，頁 1299、1312。

²⁴ 所謂長住，也只是經常來此而已。從天寶十一年以後，除了安祿山占領兩京那幾年外，王維的官職一直沒有中斷，他能夠到輞川來的時間，只有定期休沐和自己請假兩種情況。從〈酬諸公見過〉(見同前註，第 4 冊，頁 1234)等詩來看，他可能曾經請過假，並於請假時退居輞川莊。

能推論出這所山居大概購買於那幾年中。

裴迪本人的資料很少，我以《全唐詩》檢查裴迪和當代詩人的互動關係，發現裴迪有明顯的特徵，就是他沒有官職，在與時人交往中，都被當作隱逸者。具體情況如下：

王維多次稱裴迪為秀才，且說「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山中與裴秀才迪書〉）²⁵，溫經是唐代士人考進士、明經科的術語，可見其有意於科舉，但在這方面並不得意，王維還有〈酌酒與裴迪〉詩安慰他：「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翻覆似波瀾。」（《全唐詩》，第4冊，頁1298）。

王維稱裴迪秀才的詩文共有四篇，〈聞裴秀才迪吟詩因戲贈〉（《全唐詩》，第4冊，頁1303）單純只談詩的問題，〈黎拾遺昕、裴秀才迪見過，秋夜對雨之作〉：「白法調狂象，玄言問老龍。何人顧蓬徑，空愧求羊蹤。」（《全唐詩》，第4冊，頁1275）此詩已有天寶亂後的意味，當作於王維晚年奉佛隱居之時。另一篇〈山中與裴迪秀才書〉已見前引，文中「當待春中」以下數語與〈贈裴十迪〉詩所云：「請君理還策，敢告將農時。」（《全唐詩》，第4冊，頁1239），都是邀請裴迪來共同觀看輞川莊的春日農事。另一首〈輞川閒居贈裴秀才迪〉云：

寒山轉蒼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

渡頭餘落日，墟里上孤煙。復值接輿醉，狂歌五柳前。²⁶

倚杖門外，顯示他老年的身分，渡頭、墟里，指出所在之處是輞川莊。這首詩的寫作年代當在《輞川集》四十首之後，王維仍稱裴迪為秀才，仍是未仕之稱。

裴迪與王維等人同遊時，也都強調隱逸與棲禪之樂，如〈贈裴迪〉云：「日日泉水頭，常憶同攜手。」（《全唐詩》，第4冊，頁1260）泉水即輞水，泉水頭乃指谷口之遊。另一次，兩人共同尋訪隱士呂逸人，寫下〈春日與裴迪過新昌里訪呂逸人不遇〉（《全唐詩》，第4冊，頁1297）之詩。還有一次，王維、王縉（700-782）兄弟偕王昌齡（ca. 698-756）、裴迪同遊青龍寺作詩²⁷，乃

²⁵ [唐]王維撰，陳鐵民：《王維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929。

²⁶ 同前註，第4冊，頁1266。

²⁷ 見[唐]王縉〈同王昌齡裴迪游青龍寺曇壁上人兄院集和兄維〉，王維亦有〈青龍寺曇壁上人兄院集〉，[唐]裴迪同有〈青龍寺曇壁上人院集〉，[唐]王昌齡則有〈同王縉集青龍寺曇壁上人兄院五韻〉，（分別見彭定求等編：《全唐詩》，第4冊，頁1310、1290、1312、1441）。四人同詠，皆以曇壁上人作結，王縉云：「誰知大隱者，兄弟自追攀」，承前問義、無心二句而來，大隱指兄弟二人所兄事的曇壁上人，王昌齡云：

是尋訪僧侶的事。尤其是王維〈過感化寺曇興上人山院〉：「暮持筇竹杖，相待虎谿頭。……夜坐空林寂，松風直似秋。」（《全唐詩》，第 4 冊，頁 1275）這首詩，裴迪有和詩云：「浮名竟何益，從此願棲禪。」浮名即功名，既云竟何益，亦見當時仍然未仕，與裴迪另一首〈與盧員外象過崔處士興宗林亭〉所說：「逍遙且喜從吾事，榮寵從來非我心。」（《全唐詩》，第 4 冊，頁 1312、1315），取意相同。

安史之亂中，王維被幽禁於菩提寺，裴迪去看他時，王維寫下一首七絕之後，又作了〈菩提寺禁口號又示裴迪〉詩，云：「安得捨羅網，拂衣辭世喧。悠然策藜杖，歸向桃花源。」（《全唐詩》，第 4 冊，頁 1304），向裴迪發出了歸隱的感歎，可見裴迪在他心目中的形象，無疑的是這一類人。

裴迪的名字也曾出現在李頎（690-751）、盧象、杜甫（712-770）等人的詩中，其身分都是無官職者。至於孟浩然（689-740）與儲光羲（ca. 706-763）詩中亦曾見到裴迪的名字，疑與作輞川詩的裴迪，並非同一人²⁸。

裴迪離開長安後，曾經在蜀州活動，杜甫入蜀後三度寄詩給他，一次是〈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詩云：「風物悲遊子，登臨憶侍郎。」²⁹新津是蜀

「真是吾兄法，何妨友弟深」，亦詠曇壁上人。裴迪云：「吾師久禪寂，在世超人羣」亦為曇壁上人。由此觀之，王維、王縉、王昌齡皆稱曇壁為兄，只有裴迪稱吾師，疑裴迪在諸人中年輩最小。

²⁸ [唐]孟浩然〈從張丞相遊南紀城獵戲贈裴迪張參軍〉詩云：「何意狂歌客，從公亦在旃。」（同前註，第 5 冊，頁 1617）南紀城即江陵，為荊州治所，張九齡於開元二十五年（737）被貶為荊州長史，召孟浩然置於幕府，此詩當作於稍後之時。孟浩然以「狂歌客」來稱呼裴迪，不但表明當時裴迪並沒有職位，更值得注意的是，唐人用典時多考慮到被形容者的身分年齡，「狂歌客」用接輿典故，接輿狂歌過孔門時，年紀並不小，與王維、杜甫所述的裴迪年齡特徵不同。[唐]儲光羲在〈山居貽裴十二迪〉詩云：「遠懷青冥士，書劍常相依。……衡陽今萬里，南雁將何歸」（同上書，第 4 冊，頁 1381）青冥士是隱居者之稱，書劍相依是未遇之稱，乃是以未仕者稱之。但詩中謂裴迪隱居湖南，人地懸遠，且詩題中稱為「裴十二迪」，與王維、杜甫稱的「裴十迪」不同。疑孟浩然、儲光羲詩所見裴迪，並非作輞川詩之裴迪。

²⁹ 見彭定求等編：《全唐詩》，第 7 冊，頁 2436。王侍郎指王縉，王縉在蜀州刺史前已稱侍郎，《新唐書·王縉傳》：「祿山亂，擢太原少尹，佐李光弼，以功加憲部侍郎，遷兵部。」（歐陽修、宋祁：《新唐書》，第 15 冊，頁 4715）此雖是虛銜，但他從此即自稱侍郎，見所作〈進王維集表〉：「寶應二年正月七日，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臣縉表上。」（董誥等編：《全唐文》，第 4 冊，頁 3757）上元中，王縉曾入蜀，史書失載，僅見王維〈責躬薦弟表〉：「臣弟蜀州刺史縉，太原五年，撫養百姓，盡心為國，竭力守城。臣即陷在賊中，苟且延命，臣忠不如弟一也。」（同上書，頁 3289-3290）王縉在太原，自至德元載（756），五年為七六〇年，其若改官蜀州刺史，當於上元元年至二年間（760-761）。又，同卷，有王維〈謝弟縉新授左散騎常侍

州屬縣，寺在縣中，杜詩凡酬贈有官職者皆舉官銜，此稱裴迪為遊子，當時必無官守。其次是〈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云：「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此詩用典方式，只取二人同是詩人身分，而且，何遜只為記室，並非主官，不可推論裴迪為蜀州刺史。還有一次是〈暮登四安寺鐘樓寄裴十迪〉：「知君苦思緣詩瘦」（《全唐詩》，第 7 冊，頁 2437），不論從題目或內容看，裴迪都不會是刺史。

綜上所述，裴迪的形象，對於王維及其同輩的詩人來說，他是曾經用心於科舉卻未能入仕，充滿了隱逸興味的詩人。至於《全唐詩》小傳所云：「裴迪，關中人，初與王維、崔興宗居終南，同倡和。天寶後為蜀州刺史，與杜甫、李頎友善，嘗為尚書省郎。」（《全唐詩》，第 4 冊，頁 1311）完全不可信³⁰。

那麼，王維與裴迪究竟在何年相識？何時同作《輞川集》詩？據李頎〈聖善閣送裴迪入京〉詩云：「伊流惜東別，灞水向西看。舊託含香署，雲霄何足難」（《全唐詩》，第 4 冊，頁 1364）³¹，意指裴迪此去上都，有在郎署為官的朋友可以援引他。從裴迪入京之後與王維酬唱最多來看，這個舊託可能是王維。王維在天寶十一載（752）三月母喪服除後，出任吏部郎中（又稱文部郎中），正是有能力推薦人才的職位。如果李頎詩中的裴迪就是作輞川詩的裴迪，那麼，則王、裴二人在天寶十一載相會前已稱舊識。

王、裴兩人結識也不會晚於安史之亂，兩京淪陷時，王維被幽禁，裴迪去探訪他，從〈菩提寺禁，裴迪來相看，說逆賊等凝碧池上作音樂，供奉人等舉聲便一時淚下，私成口號，誦示裴迪〉（《全唐詩》，第 4 冊，頁 1308）詩題看來，二人交好必在安史之亂前。兩京重光，王維恢復官職之後，兩人曾同遊，並

狀〉（同上書，頁 3291），則王維去世前（761），王縉已離蜀州刺史，在蜀州時間甚短，故史亦不書。杜甫此詩云：「登臨憶侍郎」，時王縉已離蜀州，故言裴迪憶之也。

³⁰ 《全唐詩》裴迪小傳錯誤，可由唐代官制考知：(1) 蜀州是由益州分出來的三州之一（益州範圍太大，在武后時分出蜀、漢、彭三州），地位重要。因此，由蜀州刺史離任的下一個官職，不會是尚書省郎，以下二例：「德宗貞元元年三月丙申朔，以蜀州刺史韓洄為兵部侍郎」，「憲宗元和六年九月癸巳朔，以蜀州刺史崔能為黔中觀察使」，可以參證。(2) 就唐代官制而言，被任命為「刺史」或「尚書省郎官」之前，必定有相當長的任官經歷。因而可以確定《全唐詩》的作者小傳所言，必不可信。

³¹ 「舊託」乃舊交之義，亦見劉禹錫〈酬喜相遇同州與樂天替代〉：「舊託松心契，新交竹使符。行年同甲子，筋力羨丁夫。」（彭定求等編：《全唐詩》，第 11 冊，頁 4036）。又，一說李頎死於天寶十年，不應將此詩定位於天寶十一年，其實李頎卒年並無證據可以推定，以此質疑並無意義。

有詩篇酬贈，他也曾到藍田探訪王維，還與錢起在藍田縣南門城樓上吟詠³²。

綜上所見，假定王、裴二人於天寶十一年三月以後在西京相會，這時王維母親的喪事已畢，王維早已有心要將母親居住過的終南別業捨宅為寺，於是在這兩、三年內，另外購買輞川莊，與裴迪同遊同詠，寫下《輞川集》四十首詩。在時序上，極有可能。而且，安祿山、史思明於天寶十四載冬至（755年12月18日）舉兵，次年六月破潼關，入上都。這麼大的歷史事件，《輞川集》中卻沒有分毫戰爭或戰後的痕跡，可見購宅之事，最晚不會遲於天寶十三載。

（四）《輞川集》的寫作月分

前文已指出，《輞川集》乃王維重新購置這座輞川莊時所作，購買的年間大約在天寶十一載至十三載當中的某一年。這部小集的內容，有一小部分作於夏末，大量是秋天的作品，僅一題是春天的詩，據此推測，他可能是在夏天遷入這座莊院，秋天有許多新的感受，所以詩寫得最多，次年春天寫下最後一首。如果春日詩作於天寶十四載，則購屋及其他十九首應在天寶十三載，以此類推。

下面，請先看夏天的詩：

仄徑蔭宮槐，幽陰多綠苔。（王維〈宮槐陌〉）

當軒對尊酒，四面芙蓉開。（王維〈臨湖亭〉）

分行接綺樹，倒影入清漪。（王維〈柳浪〉）³³

〈宮槐陌〉寫道旁槐樹的林葉深密，幽陰多苔，是夏日之景。〈臨湖亭〉寫荷花正開，也是夏景，〈柳浪〉詩寫柳樹為綺樹，且有倒影之美，是以柳葉濃密為前提，也可以納入夏天的詩。

再請看秋日之詩：

飛鳥去不窮，連山復秋色。（王維〈華子岡〉）

秋山斂餘照，飛鳥逐前侶。（王維〈木蘭柴〉）

颯颯秋雨中，淺淺石溜瀉。（王維〈樂家瀨〉）³⁴

³² 見〔唐〕錢起〈裴迪南門秋夜對月〉：「夜來詩酒興，月滿謝公樓。」（彭定求等編：《全唐詩》，第7冊，頁2628），錢起於乾元二年（759）秋，任藍田尉，至廣德元年（763）春仍在藍田縣，是年中改官京職。

³³ 詩見同前註，第4冊，頁1300-1301。〈宮槐陌〉題下二首，王維此詩乃夏景。裴迪所云：「秋來山雨多，落葉無人掃」（同上書，頁1313），乃在夏日預想秋來情景。

³⁴ 同前註，頁1299-1301。

這三個例子中，都在詩句裏使用了秋字，所寫的當然是秋景。其他如：

日夕見寒山，便爲獨往客。(裴迪〈鹿柴〉)

日下川上寒，浮雲澹無色。(裴迪〈白石灘〉)³⁵

以寒山和寒川來形容，應該也是秋天。至於王維〈茱萸泚〉寫到茱萸結實：

結實紅且綠，復如花更開。(王維〈茱萸泚〉)³⁶

茱萸結實在重陽前後，所以這首詩也是秋日。整體來看，四十首詩中，秋天的詩占了多數。

春天的詩，只有〈辛夷塢〉一題：

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王維〈辛夷塢〉)

綠堤春草合，王孫自留玩。(裴迪〈辛夷塢〉)³⁷

綜合而論，《輞川集》所包含的季節有夏秋春三季，詩句中雖然沒有任何可證明是同一期間所作的證據，但也沒有證據顯示不是同一期間所作，既然這四十首詩已經編輯成爲一集，我們也合理推論，以同一時期所作來對待它們。

三、《輞川集》二十詩題所在的定位與描述

《輞川集》二十個詩題，都以地名為題，後人也因而稱爲輞川二十景。這二十個地名，不但現在已經全部不存在，在唐代文獻中，也沒有足以比對的材料。因此，我將依據詩句的描述，直接與輞川現場的地形地貌作比較。

《輞川集》這二十景，是以輞水為依托，散布在輞水兩側，可依其特徵可分爲六類。下文將以此為順序，分爲六小節來討論：

(一) 輞川莊本身及其鄰近之處：孟城坳、華子岡、宮槐陌

(二) 輞川莊的生產事業：漆園、椒園

(三) 輞水本流之外的連結湖泊：敬湖、北垞、南垞、臨湖亭、柳浪

(四) 輞水本流的景點（位在終南山坡部分）：斤竹嶺、竹里館、鹿柴、文杏館

(五) 輞水本流的景點（臨溪傍水部分）：木蘭柴、茱萸泚、白石灘、欒家瀨

³⁵ 同前註，頁 1313、1314。

³⁶ 同前註，頁 1300。

³⁷ 同前註，頁 1301、1315。

(六) 谷口的景點：辛夷塢、金屑泉

(一) 輞川莊本身及其鄰近之處：孟城坳、華子岡、官槐陌

《輞川集》二十題，以〈孟城坳〉居首，王維首先指出輞川莊的所在地。「孟城」這個地名，除了與王維直接相關的資料外，《水經注》等古書和其他唐人詩文中都未曾出現過，現在大陸學界普遍認定「孟城坳」在輞川鄉官上村，乃出於明清時期的輞川遊記，官上村位在輞谷深處，與《輞川集》四十首詩所寫內容無一符合，本文不採用此說，改由現地和詩句的比較來找尋³⁸。

〈孟城坳〉詩云：

新家孟城口，古木餘衰柳。來者復為誰，空悲昔人有。(王維)

結廬古城下，時登古城上。古城非疇昔，今人自來往。(裴迪)³⁹

由詩句可知，在王、裴作詩之時，孟城還有已成古跡的殘留古城，遊人可以自由往來。而且，此地尚有古木，樹種為柳樹，依照柳樹的臨水屬性及唐詩對柳樹的描寫習慣來看，這些柳樹應生長在輞川水濱，「孟城口」的臨水特徵，不言可喻。至於輞川莊的位置問題，前文已經說過，此不重複。

其次，再談〈華子岡〉詩。

王、裴二人在《輞川集》中對「華子岡」的描寫，都是寫白日之景：

飛鳥去不窮，連山復秋色。上下華子岡，惆悵情何極。(王維)

落日松風起，還家草露晞。雲光侵履跡，山翠拂人衣。(裴迪)⁴⁰

終南山和白鹿原包圍了華子岡南方及西方兩個視覺方向，所以二人都注意到連山的視覺效果。輞川莊就在岡下，所以王維稱「上下華子岡」，裴迪用「還家草露晞」，顯示兩者的位置關係。兩詩都沒有強調華子岡的高度，如前所述，藍田城南灞水外，從大寨村的入口開始，地勢漸高，到接近 G 四〇高速公路的「藍田東」出口的公路側，北緯三十四度七分三十八·四八秒，東經一〇九度十九分四十二·五二秒處，海拔五一八米，比城南灞水水位（約 491 米）及輞川莊可能位址的輞水水位（約 494 米），都高出二十餘米。此區的地面曾在五、六十年代作過平整，唐代所見岡勢也許略高，即使如此，差距也應不大，

³⁸ 詳見拙作：〈現地研究下之〈輞川圖〉、《輞川集》與輞川王維別業傳說新論〉，頁 115-166。

³⁹ 見彭定求等編：《全唐詩》，第 4 冊，頁 1299、1312。

⁴⁰ 同前註，卷 128，頁 1299、卷 129，頁 1313。

對於「上下華子岡」的升降之勢，不宜過度去想像。

對於華子岡，王維〈山中與裴迪秀才書〉提示了很好的線索：

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比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⁴¹

首句的「輒便往山中」，山中即輞川莊，「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感配寺」僅見於此，不詳何在⁴²。但「山僧」一詞，顯示寺的位置與山有關，從上都長安到藍田縣之間，可稱為山的，只有白鹿原，疑寺在白鹿原側⁴³。現今從長安城東往藍田縣有三條路線，主線是沿灞水南下，循白鹿原東側至藍田縣，G 三一二國道及 G 四〇滬陝高速公路（藍田段與 G70 銀福高速公路併線）都走這裏。副線是過灤水橋，經紡織城南，上狄寨，沿著白鹿原的中心線行駛，經孟村、安村，從白鹿路下原，亦到藍田縣。再次線從今西安市長鳴路，經長安縣韋曲、鳴犢，在湯峪口進入 S 一〇八環山路，穿越將軍嶺隧道，亦可入藍田縣。

不過，今存唐人詩文中，從城東往商州武關驛路的描寫，有的在渡灤之後就直接寫到藍田縣，其間則闕如；有的在渡灤後又寫到灤橋，然後接著寫藍田縣或商山路⁴⁴，並沒有明確的登上白鹿原的例子。僅薛據〈出青門往南山下別

⁴¹ 此據王維撰，陳鐵民校注：《王維集校注》，第 3 冊，頁 929。文中「比涉玄灞」的「比」字，他本皆作「北」，陳氏據宋蜀本、述古堂本改。松案：「比」優於「北」，因「比」字可承接「飯訖而去」，「北」字無所取義。「輒便往山中」，陳氏據宋蜀本作「獨往」，今不從。

⁴² 或疑「感配寺」為「化感寺」或「感化寺」之訛，皆無確證，本文採取有疑從闕的態度。

⁴³ 以唐代佛教興盛程度來說，白鹿原近在東郊，若有寺院，自是可能，錢起〈太子李舍人城東別業〉詩：「南山轉羣木，昏曉擁山翠。……君家北原上。千金買勝事。……片水明斷岸，餘霞入古寺。……」（彭定求等編：《全唐詩》，第 7 冊，頁 2614），北原即白鹿原，此寺即在原上。

⁴⁴ 〔唐〕祖詠〈長樂驛留別盧象裴總〉云：「朝來已握手，宿別更傷心。灞水行人渡，商山驛路深。故情君且足，謫宦我難任。直道皆如此，誰能淚滿襟。」（同前註，第 4 冊，頁 1333），據此詩，則驛路自長樂驛後，在灤橋鎮渡過灤水，然後南下藍田縣。王文楚即持此說，而不提及可能經白鹿原之路，見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頁 137-138；又見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6 年），卷 1 〈兩京館驛〉，頁 1-16、卷 3 〈藍田武關驛道〉，頁 637-641。嚴氏兩篇都曾指述上都長安往藍田縣的驛道和驛館，且在卷一，頁十六及頁十七之間有附圖。因嚴氏所談牽涉頗廣，得失相參，難於一一討論，請讀者自行參考，自擇所從。

業〉詩可能登上白鹿原，但此詩也可以作其他解釋，證據力不強⁴⁵。如果王維也是渡澮、渡灞，然後循白鹿原東側南行，因為道路已在白鹿原下，感配寺可能是白鹿原東側山坡的一所寺院。

回到王維的原文來。他入夜之後才到藍田縣城，並沒有進入縣城，只從城外渡口涉過灞水⁴⁶。渡河時，他向北回望藍田城郭，月光從東南射來，照映城牆——「清月映郭」並不是月亮懸掛在城頭上——此時應已過二更。前引薛璩〈出青門往南山下別業〉詩也是季冬，他從清晨「夙駕自城闕」，走到「白日原上沒」時，還沒有到達藍田縣城，這一點，正好解釋為何王維在這次行程中，月高之後才看到藍田縣郭，且在月亮過了中天，才下華子岡⁴⁷。請注意，王維經過藍田縣城和華子岡時，不但是夜行，而且夜色已深。如果華子岡的所在，不是跡徑明顯，便於夜行的大道，而是荒僻的山谷，就太不合情理了。況且後四句中，「寒山遠火，明滅林外」，乃眼前終南谷口或白鹿原上的人家燈火；「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是夜晚進入狗自覺的領域，所引來的群吠反應，都表明了王維當時正走在遠離山嶺的墟里聚落之中。換言之，華子岡不但不應在輞谷深山之內，反而應定位於接近縣城且有適合夜行的大道通過之地。

前面說過，王維輞川莊後來成為清源寺，白居易貶官江州時，他的第一夜住在灞橋鎮澮水之東，第二夜就在此寺住宿，可見清源寺的位置應在驛路旁，也就是說，輞川莊應在商州武關驛路旁。〈宮槐陌〉便是這條驛路與輞川莊關係的寫照，王、裴二人詩云：

仄逕陰宮槐，幽陰多綠苔。應門但迎掃，畏有山僧來。(王維)

門前宮槐陌，是向欽湖道。秋來山雨多，落葉無人掃。(裴迪)⁴⁸

⁴⁵ 其詩云：「舊居在南山，夙駕自城闕。榛莽相蔽虧，去爾漸超忽。散漫餘雪晴，蒼茫季冬月。寒風吹長林，白日原上沒。……」(見彭定求等編：《全唐詩》，第8冊，頁2853)，詩中先指出早晨出長安城往藍田終南山，第八句看到夕陽在白鹿原上沈沒。換言之，當他看到「白日原上沒」之時，有可能正走在白鹿原上，白鹿原頂平坦，一望無際，落日在原上，其景可觀。但是，這五字詩若解釋為從驛路渡澮渡灞之後，沿白鹿原東而行，途中望見夕陽隱沒於白鹿原頂，亦有可能。

⁴⁶ 清代藍田縣城灞水渡口，距離城南門約二四〇米，此可為唐代藍田城南灞水渡口的參考。

⁴⁷ 渡灞之後，王維的位置已在灞水之東，若要在夜登華子岡時看見「輞水淪漣，與月上下」的景觀，必須在月過中天之後，自東向西看，才有可能。綜合這兩種月相的明亮度和方位角度，可能是初十左右，而且夜色已深。至於當前的灞水，可能轉折為東南——西北流向，才能在月亮剛過中天不久，便看見灞水中的月影。

⁴⁸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第4冊，頁1300、1313。

宮槐陌應是王維遷來之前就已存在的公共道路，因而裴迪起句即指出它是經過輞川莊「門前」的大道，還指出這條大道可通往敬湖。至於王維以「仄逕蔭宮槐」來形容的，乃是指由宮槐陌轉入莊門這一小區。「綠苔」指石徑因槐葉夏密，又少人行，以生青苔。兩句合看，意思是說，驛路上的宮槐綠蔭，映在進入莊門的鋪石灰徑上。進入仄徑，便直叩莊門，接著乃有「應門」之事。

兩首詩都強調幽寂之趣，王維使用了「仄逕」和「綠苔」，強調訪客稀少，裴迪也用「落葉無人掃」來強調主人甘守寂寞的清冷況味，都是站在輞川莊的立場，並不是宮槐陌的本來面目。要認識宮槐陌的本來面目，須先瞭解唐代交通用語中的「陌」字，以及行道種植槐樹的事實。

據白居易〈初出城留別〉詩說：「朝從紫禁歸，暮出青門去。勿言城東陌，便是江南路。揚鞭簇車馬，揮手辭親故。……」（《全唐詩》，第 13 冊，頁 4754），青門乃上都長安外廓城東面第二門春明門，城東陌即是驛路。姚合〈送饒州張使君〉云：「鄱陽勝事聞難比，千里連連是稻畦。……飲罷春明門外別，蕭條驛路夕陽低。」（《全唐詩》，第 15 冊，頁 5625）饒州與江州同在今江西省，張使君所行驛路與白居易相同。又，顧非熊亦有〈題春明門外鎮國禪院〉詩云：「空門臨大道，師坐此中禪」（《全唐詩》，第 15 冊，頁 5785）。以上這三首詩所指的都是同一個地點、同一條道路，因此，「陌」即是「驛路」，即是「大道」，三名一體⁴⁹。而且，白居易從青門出發時乘車，並攜帶有馬匹，至藍田縣住宿清源寺後，次日早行仍先坐車，其〈初出藍田路作〉詩云：

停驂問前路，路在秋雲裏。蒼蒼縣南道，去途從此始。
絕頂忽上盤，眾山皆下視。下視千萬峯，峯頭如浪起。
朝經韓公坡，夕次藍橋水。潯陽近四千，始行七十里。
人煩馬蹄阻，勞苦已如此。⁵⁰

此詩之未有「人煩馬蹄阻」的形容，可見登嶺之後，仍有馬騎。驛路情況如此，「宮槐陌」的本相，便不難推知。

「宮槐」的「宮」字乃是虛稱，「槐」字才是實體。用「宮」字來形容，

⁴⁹ 另舉一證，〔唐〕劉長卿〈和中丞出使恩命過終南別業〉：「故山長寂寂，春草過年年。花待朝衣間，雲迎驛騎連。松蘿深舊閣，樵木散閒田。……」（同前註，第 5 冊，頁 1581）從藍田縣城到終南山之間本是驛路，中丞還過終南別業，先使驛騎報知。

⁵⁰ 此據彭定求等編：《全唐詩》，第 13 冊，頁 4789。又，〔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第 2 冊，卷 10，頁 546 作「絕頂忽盤上」、「潯陽僅四千」。

是因為皇宮和西京中多植槐樹，因而取以為美名，來稱呼長安城內外的槐樹。宮中所植槐樹，在唐詩中經常出現，不煩舉例。長安大道的槐樹，見於王維〈登樓歌〉：「俯十二兮通衢，綠槐參差兮車馬。」（《全唐詩》，第 4 冊，頁 1262），十二通衢乃是西京長安的街道的總稱⁵¹，綠槐為其行道樹，春明門外這條驛路，既承接了朱雀門前大街，道路兩旁也應有槐樹。

此外，唐詩中還有許多可以證明槐樹是城市及驛路行道樹的詩篇，下面舉出的西京街道、東都街道、兩京驛路和其他驛路的行道樹，都是槐樹：

夜色尚蒼蒼，槐陰夾路長。聽鐘出長樂，傳鼓到新昌。（白居易〈行簡初授拾遺同早朝入閣因示十二韻〉）

四月天氣和且清，綠槐陰合沙堤平。（白居易〈七言十二句贈駕部吳郎中七兄。時早夏朝歸，閉齋獨處，偶題此什〉）

綠槐香陌欲朝天。（劉言史〈春遊曲〉）

青槐夾馳道，宮館何玲瓏。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岑參〈與高適薛據登慈恩寺浮圖〉）⁵²

以上為西京街道。

晚從履道來歸府，街路雖長尹不嫌。馬上涼於牀上坐，綠槐風透紫蕉衫。（白居易〈晚歸府〉）

晴登洛橋望，寒色古槐稀。（顧非熊〈天津橋晚望〉）⁵³

以上為東都街道。

輕衣穩馬槐陰路，漸近東來漸少塵。（白居易〈贈皇甫賓客〉）

古槐陰黑少人行，關門西去華山色。（張祜〈晚秋潼關西門作〉）

繫馬宮槐老。（薛逢〈河滿子〉）

青門有歸路，坦坦高槐下。（劉駕〈青門路〉）

青槐夾馳道，迢迢修且曠。（鄭世翼〈登北邙還望京洛〉）

綠槐蔭長路，駿馬垂青絲。（李頎〈送崔侍御赴京〉）

西陵俠少年，送客短長亭。青槐夾兩道，白馬如流星。（王昌齡〈少年行二首〉）⁵⁴

⁵¹ 參看拙著：《唐詩現地研究》（高雄：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章〈唐代樂遊原現地研究〉，頁1-45。

⁵²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第13冊，頁4936、4944、第14冊，頁5325、第6冊，頁2037。

⁵³ 同前註，第14冊，頁5085、第15冊，頁5784。

⁵⁴ 同前註，第14冊，頁5076、第15冊，頁5840、第16冊，頁6333、第17冊，頁

以上為兩京驛路。

槐陰歇鞍馬。(白居易〈西還壽安，路西歇馬〉)
綠槐陰陰出關道，上有蟬聲下秋草。(韓翃〈別汜水縣尉〉)
千里河煙直，青槐夾岸長。(王建〈汴路即事〉)⁵⁵

以上為河南驛路。

明朝騎馬搖鞭去，秋雨槐花子午關。(楊凝〈送客入蜀〉)⁵⁶

以上為入蜀驛路。

綜上所見，「陌」字，本來就是指「大道」，唐詩中屢見「南陌」、「九陌」、「紫陌」、「長安陌」、「洛陽陌」等詞彙，都是大街道。王、裴二人的詩篇既然以「宮槐陌」為題，其意為種植了宮槐行道樹的寬大驛道。這條經由藍田、商州、武關往東南的驛路，由上都長安的青門（春明門）出發，劉駕〈青門路〉有云：「青門有歸路，坦坦高槐下」（《全唐詩》，第 17 冊，頁 6780），指出路旁的行道樹，從一出發就是高大的槐樹⁵⁷，到了藍田輞川，仍因為美麗的行道樹，被王、裴稱呼為「宮槐陌」，更無可疑⁵⁸。

（二）輞川莊的生產事業：漆園、椒園

王維「輞川莊」有東皋田畝、映門瓜園，但都只見於其他詩篇，《輞川集》中，只有椒、漆這兩種經濟作物，被寫入〈漆園〉與〈椒園〉詩，從詩的內容來看，二園應是王維所有的產業：

古人非傲吏，自闕經世務。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株樹。(王維〈漆園〉)
好閒早成性，果此諧宿諾。今日漆園游，還同莊叟樂。(裴迪〈漆園〉)

6780、第 2 冊，頁 488、第 4 冊，頁 1343、1421。

⁵⁵ 同前註，第 14 冊，頁 5257、第 8 冊，頁 2731、第 9 冊，頁 3391。又，壽安為河南府屬縣；汜水縣原屬河南府，會昌三年割屬孟州。韓氏作此時，已為孟州所轄。

⁵⁶ 同前註，第 9 冊，頁 3302。

⁵⁷ 〔唐〕劉駕〈送友人擢第東歸〉云：「同家楚天南，相識秦雲西。……灞岸槐花落，却是還家時。青門一瓢空，分手去遲遲。……」（同前註，第 17 冊，頁 6783），亦指本條驛路的行道樹為槐樹。但本詩「槐花落」三字，一本作「秋草綠」，由於有異文，不能作確證。

⁵⁸ 對宮槐陌的理解，還可以舉〔元〕楊敬惠〈題郭主簿模摩詰本〈輞川圖卷〉·宮槐陌〉：「屯雲蔭廣陌，零露溼古苔。中街日亭午，四面風徐來。」為例，他以「中街」來詮釋「宮槐陌」，深得王維之意，見〔清〕顧嗣立編：《元詩選·三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已集，頁 292。

桂尊迎帝子，杜若贈佳人。椒漿奠瑤席，欲下雲中君。（王維〈椒園〉）

丹刺胃人衣，芳香留過客。幸堪調鼎用，願君垂采摘。（裴迪〈椒園〉）⁵⁹

這四首詩，兩兩互成酬答。〈漆園〉詩中，王維單純寫莊子而不及其他，是以莊子自比。裴迪則強調來遊的宿諾，並稱讚主人是莊子一流的人物。兩首〈椒園〉詩表面上都是用《楚辭》的詞彙為典故，不及於現實之物，但王維詩留客的意味十分明顯；裴迪的和詩則強調作客來遊，並且借物喻人，讚美主人才能堪調鼎，冀望國君采摘。從主客的發言地位來看，王維應是這兩個農園的主人。

漆樹林和椒樹林都不是適合遊玩的地方，尤其是椒樹，株矮又多刺，種植的時候，行距甚密，極易傷人。這兩種植物，都適宜種在低山坡上。現在輞川兩側還有許多海拔不高、坡度緩和的地方，被開闢成椒園，王維當年如果買下兩塊土地來作漆園和椒園，並不足奇。

（三）輞水本流之外的連結湖泊：欽湖、北坨、南坨、臨湖亭、柳浪

在《輞川集》所寫的風景中，「欽湖」是最值得注意的，〈北坨〉、〈南坨〉、〈臨湖亭〉、〈柳浪〉等詩篇都以欽湖為依托。現在藍田縣裏，輞水仍然存在，從谷口到輞口之間，已經沒有像王、裴詩中所形容的廣大湖泊。不過，唐代確有此湖，還有錢起和賈島（779-843）的詩篇可相印證：

池上靜難厭，雲間欲去晚。忽背夕陽飛，乘興清風遠。（錢起〈藍田溪雜詠二十二首之第五首——晚歸鷺〉）

臨池構杏梁，待客歸煙塘。水上褰簾好，蓮開杜若香。（錢起〈藍田溪雜詠二十二首之第十七首——池上亭〉）

藍溪秋漱玉，此地漲清澄。蘆葦聲兼雨，芰荷香遠燈。

岸頭秦古道，亭面漢荒陵。靜想泉根本，幽崖落幾層。（賈島〈雨後宿劉司馬池上〉）⁶⁰

錢起詩題中的「藍田溪」即是輞水；賈島詩中的「藍溪」，從「岸頭秦古道，亭面漢荒陵」可知，也是指輞水，秦古道即藍田武關驛路，漢荒陵指白鹿原，以原有漢文帝霸陵及其母薄太后南陵也。三人詩篇都指出此區確有大面積的湖泊存在。我勘察輞水西岸時，也看到四個尚未完工的連續人工湖，是藍田縣政府為了發展觀光，在這裏開闢公園所挖造的。這些水池雖然不及唐人所描寫

⁵⁹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第4冊，頁1302、1315、1302、1315。君，一作身。

⁶⁰ 同前註，第8冊，頁2685、2686、第17冊，頁6632。

的敬湖那麼廣大，然而，古今遊憩觀點的偶合，也令人印象深刻。

問題是，既然現在藍田縣已經沒有那樣廣大的湖泊，王、裴詩中敬湖的形貌如何？北坨和南坨的位址如何？是不是還可以根據現有材料，作出擬測呢？下文中，請先討論王、裴詩中的描寫，然後再結合現場情況進行研判。



圖九 藍田縣新開湖，東西寬一四五米，南北長二一〇米。(拍攝位置為北緯 34° 6' 10.20"，東經 109° 19' 31.8")

《輞川集》的〈敬湖〉詩云：

吹簫凌極浦，日暮送夫君。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雲。(王維)

空闊湖水廣，青瑩天色同。艤舟一長嘯，四面來清風。(裴迪)⁶¹

二詩都以湖中泛舟為內容，王維詩用《楚辭·九歌·湘君》的典故，寫出泛舟之事，「極浦」「夫君」都是〈湘君〉篇中語。裴迪用「艤舟」，取義相同，二人都強調了湖面的空闊與寥遠⁶²。

敬湖的南北兩個登岸處，都是小丘，稱為北坨和南坨，〈北坨〉詩云：

北坨湖水北，雜樹映朱闌。逶迤南川水，明滅青林端。(王維)

南山北坨下，結宇臨敬湖。每欲采樵去，扁舟出菰蒲。(裴迪)⁶³

「北坨」是敬湖最代表的景點，它既有「朱闌」，也有人家「結宇」，岸上有柳

⁶¹ 同前註，第 4 冊，頁 1301、1314。

⁶² [周] 屈原〈九歌·湘君〉：「望涔陽兮極浦」，《注》：「極，遠也。浦，涯水也。」見 [梁] 蕭統編，[唐] 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中冊，卷 32，頁 617。

⁶³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第 4 冊，頁 1301、1314。「南山北坨下」的「山」字，疑為「川」之訛，北坨距離南山尚遠，結宇及扁舟去來都是近身之事，首句遠引南山，沒有意義。如用南川，不但合於北坨形勢，且能與王維詩相應和。

浪，前方湖中還有「臨湖亭」，又有高臺可以南望輞水本流，透迤明滅在青林端。這麼多的人工建設，足以證明它的重要性。回顧裴迪〈宮槐陌〉詩所云：「門前宮槐陌，是向敬湖道」，「敬湖」是商州武關驛路途中會經過的，「北坨」正是驛路上重要的休息站。

在王維這首詩裏，所謂「透迤南川水，明滅青林端」，提出了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敬湖」和「輞水」（南川水）是分開的。也就是說，敬湖雖然注入輞川，它是在輞水本流的西邊形成獨立湖泊，而輞水本流則依然不變。

〈南坨〉詩云：

輕舟南坨去，北坨淼難即。隔浦望人家，遙遙不相識。（王維）

孤舟信一泊，南坨湖水岸。落日下崦嵫，清波殊淼漫。（裴迪）⁶⁴



圖十 南坨應位在敬湖的西南端，從湖上可以欣賞日下崦嵫的情景。（拍攝位置為北緯 34° 6' 9.6"，東經 109° 19' 32.41"）



圖十一 輞水西岸兩道水源之二，我們在其注入輞水前（約在北緯 34° 6' 8.76" 北，東經 109° 19' 32.14" 處），越過這條小溪。

王維以南坨回望北坨的感受來作詩，他以南北坨之間淼遠難即，隔浦不相識這一點，強調敬湖之大，與〈敬湖〉詩正相呼應。裴迪則不寫南坨回望北坨，而是寫泊舟在南坨時，夕陽映照湖面產生的畫面。從這一點，正好凸顯了南坨其實是位在北坨西南的特點。

在徒步勘察輞水西岸中，我們發現河灘地十分廣闊，沙軟土溼，途中曾經越過了兩道天然的潤水，一道在北緯三十四度六分八·七六秒，東經一〇九度十九分三十二·一四秒之處，與我們的步行小徑交會；另一道，我們在北緯三十四度六分四十五·三七秒，東經一〇九度十九分三十·九秒東處越過它，可見從西面山谷流下來的水源，十分豐富。

⁶⁴ 同前註，第 4 冊，頁 1300、1314。

西岸河灘地的邊緣，有一條高約三·五米不等的天然長壁，南從谷口黃山北坡下，約北緯三十四度五分五十一·三七秒，東經一〇九度十九分三十·一七秒開始，一直到接近 S 一〇八公路輞峪河大橋西端，因為現代水利工程改變了地貌而無法再追蹤為止，長約二·五公里。這條高壁與現在河岸的距離，從二〇〇餘米到四〇餘米不等，河道有紆直，它自身也有曲折，所以距離不同。我多次貼近它觀察拍照，可確定並非現代機械所為。



圖十二 輞水西岸綿長的斷壁。(照片最右端的壁下位址為北緯 $34^{\circ} 6' 49.53''$ ，東經 $109^{\circ} 19' 30.43''$ ，海拔 504 米)

至於輞水東岸，基本上是終南山七盤嶺向北伸展的緩坡，藉著山的餘勢，逐漸下降，在藍田縣城以東，形成大片平原（縣城以東與本研究無關，從略），在緩坡面向輞水河谷這一側，也形成垂直的高壁。這條高壁也綿延如帶，接近谷口處比較高，北上到今營上村時，高約十四米的（見圖十三），越往北走，高度逐漸降低，但仍有數公尺高。直到接近 S 一〇八環山路之前，因為建築物密集，地形也十分接近，才看不到這條土壁。其長度與西岸所見略同。



圖十三 輞水東岸斷壁，與對岸同一緯度的斷壁相距五二〇米（拍攝點為北緯 $34^{\circ} 6' 41.38''$ ，東經 $109^{\circ} 19' 52.21''$ ）

這兩條長壁之間的距離，最寬處超過六〇〇米，一般都有四〇〇至五〇〇米。藍葛公路沿著東岸高壁下開闢，但高壁本身顯然不是修路時挖開的。輞水從谷口流出後，是以 S 形河漫灘的姿態，在谷口到輞口之間這片平坦的地面流動。因此，我懷疑古代輞水河道，曾經向東西兩側多次左右來回擺盪，才會切割成這兩道天然高壁。這種情況與山西、陝西間的黃河河岸相似，黃河在這一區曾經切割出左右兩側高岸，兩岸相距約十公里，連綿數十公里，崖岸高者達

三十五米以上⁶⁵。輞水的河漫灘所展現的切割力，雖然遠遠不及黃河，其作用則相似。

敬湖的形成，可能與此河漫灘的地形有關。也就是說，輞水河道自古就在東西兩條斷壁中間擺盪，恰在唐朝這個年代，它正好向東偏移，而在河西岸留下廣大的河灘地。由於河灘地的西南方，又正有前述山水源源流下，沖積了土石，在它和輞水本流之間形成阻隔，於是就先在此形成了天然湖泊，然後才注入輞水。這個天然湖泊，就是「敬湖」，敬湖注入輞川之點，就是「北垞」。

輞水和敬湖應是相通的，因為他們共用了「北垞」。請再一次回顧裴迪〈宮槐陌〉詩「門前宮槐陌，是向敬湖道」，指出商州武關驛路經過敬湖，由於商州武關驛路一直走在輞水東岸，驛路必定也在輞水東岸遇見敬湖。既然敬湖的代表點是北垞，換言之，北垞必定在輞水東岸，同時也是敬湖的東岸。那麼，輞水與敬湖相連，就很確定了。反之，如果輞水和敬湖不相連，北垞就必須在輞水西岸，驛路也必須在輞水西岸，才能通向敬湖，顯然不會如此。

至於北垞的所在，輞水東岸長壁上的高地都有可能，沒有證據能夠特別指出那一個點最合適。我在圖六〈輞川相關地名地形示意圖〉中所標示的大略位置，已經是最大的判斷極限了。

南垞的位址也不能確指，不過，關於南垞位址，有兩個參考點。第一，王維〈敬湖〉詩云：「吹簫凌極浦，日暮送夫君。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雲。」這首詩的時間是日暮，船隻應該是由南向北，返回北垞的方向。王維從船上回首可以清楚看到白雲在山的景觀，顯示敬湖南端可能離開南方的黃山不遠。我們在現場觀察，從前述第一次遇到西南水源之處（北緯 34° 6' 8.76"，東經 109° 19' 32.14"），回首南望時，感覺黃山與人的距離，頗與王維此詩相似，可作為南垞的參考座標。第二，裴迪〈文杏館〉詩云：「迢迢文杏館，躋攀日已屢。南嶺與北湖，前看復回迴顧。」（《全唐詩》，第 4 冊，頁 1313）南嶺為文杏館上方的終南山嶺，北湖就是敬湖，當詩人把敬湖稱為北湖時，就意味著他所在的方位已在此湖之南。文杏館應在斤竹嶺南的山坡上，由此推測，敬湖最南不會超過斤竹嶺（以北緯 34° 6' 5.09"，東經 109° 19' 48.77" 為代表）。上述第一和第二兩個判斷點的緯度很接近，敬湖的南限如果在這兩點的連線以北，應是合理的。

⁶⁵ 請參閱拙著：《唐詩現地研究》，第 3 章〈王之渙登鶴雀樓詩現地研究〉，頁 123-218。

綜合來說，從現地所見兩岸天然長壁與河灘地的大小推算，敬湖可能是東西窄、南北長的湖泊，寬度雖然可能只有數百米，而南垞到北垞之間的直線距離，可能在一公里以上。

敬湖的周邊風景，在《輞川集》中還有〈臨湖亭〉和〈柳浪〉二題，〈臨湖亭〉詩云：

輕舸迎仙客，悠悠湖上來。當軒對尊酒，四面芙蓉開。(王維)

當軒彌滉漾，孤月正裴回。谷口猿聲發，風傳入戶來。(裴迪)⁶⁶

此亭應在湖中，首句「輕舸迎仙客，悠悠湖上來」，就說必須乘船才能登亭，可見臨湖亭與陸地不相連。登亭之後，「當軒對尊酒，四面芙蓉開」，也是因為亭在水中央，才會有四面荷花的景觀。裴迪接著寫宴會進行到晚上，看到「當軒彌滉漾，孤月正裴回」的月相（當軒，指面湖的軒窗；滉漾，是水波之狀；孤月，見月之高，乃是從軒窗中望見高月倒映水中的場景），必須亭在水中，才能看見東來明月映入臨湖亭前。反之，如果亭子在北垞岸上傍湖而建的話，因為方位關係，不但看不到東月照進湖面，也與四面荷花的情景不合。

至於裴詩所謂「谷口猿聲發」，其實此地與輞谷的谷口還有數公里距離，所以他用「風傳入戶」來解釋，強調這是在夜晚風大時，順風傳來而聽見的。

其次是〈柳浪〉詩，寫敬湖邊的柳樹：

分行接綺樹，倒影入清漪。不學御溝上，春風傷別離。(王維)

映池同一色，逐吹散如絲。結陰既得地，何謝陶家時。(裴迪)⁶⁷

從「分行皆綺樹」看來，柳樹的數量很多且美，能夠「倒影入清漪」、「映池同一色」，也說明它們在敬湖邊生長良好。

(四) 輞水本流的景點（位在終南山坡部分）：斤竹嶺、竹里館、鹿柴、 文杏館

由前面的討論可知，敬湖乃是輞水分出去的一個湖泊，由西南向北垞漫伸而來。至於輞水本流，則從正南方的谷口蜿蜒而北，流到北垞，接受了敬湖水，再繼續流下輞口去。接下來的兩組詩，都是輞水本流的風景。

我依景點所在位置的高低，將它們分成兩組，本小節先介紹位在秦嶺終南

⁶⁶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第4冊，頁1300、1313。

⁶⁷ 同前註，頁1301、1314。

山坡的部分，有斤竹嶺、竹里館、鹿柴、文杏館等；下一個小節，再介紹接近河岸部分，有木蘭柴、茱萸泚、白石灘、欒家瀨等。



圖十四 斤竹嶺、竹里館、文杏館、鹿柴都在這一片終南山的淺坡上。
(拍攝位置為北緯 34° 6' 29.4"，東經 109° 19' 9.59")

首先，請看〈斤竹嶺〉詩：

檀欒映空曲，青翠漾漣漪。暗入商山路，樵人不可知。(王維)

明流紆且直，綠篠密復深。一徑通山路，行歌望舊岑。(裴迪)⁶⁸

「檀欒」是專門用來形容竹林的詞彙，王維詩以此與「青翠」一詞，分寫竹林的外形濃密、色澤深鮮之美，裴迪則直接說出「綠篠密復深」，直接指出是竹林，兩人的詩句，可以互為說明。此外，裴迪以「明流紆且直」來形容輞水的溪流，「紆且直」是時而紆曲、時而直流的樣子，現代的輞水也是如此。

斤竹嶺在那裏？因為王、裴兩人都先寫輞水，然後寫通山之路，可見它應在輞水濱。至於通山之路，王維以「暗入商山路」形容，裴迪以「一徑通山路」描寫，道路的特徵相同，都是指向商州武關驛路的登山口。「商州武關驛路」被王維省稱「商山路」，乃指出藍田縣城以後，經由七盤嶺、藍橋驛、藍關、商州、武關、鄧州、襄陽這條驛路。這條驛路的藍田段，必須攀登終南山，從終南山頂稜線上通過。今人在這裏修建了寬約三米的水泥路，登山口就在今藍田縣輞川鄉薛家村⁶⁹。因此，為了方便解說，本文以薛家村登山口（北緯 34° 6' 5.09"，東經 109° 19' 48.77"）為斤竹嶺入口位置的代表，斤竹嶺應向山上延伸。

⁶⁸ 同前註，頁 1300、1313。

⁶⁹ 參閱拙作：〈白居易〈初出藍田路作〉詩現地研究——唐商州武關驛路藍田段新釋〉一文。



圖十五 明流紆且直（拍攝點在北緯
34° 6' 42"，東經 109° 19' 32.41"，
海拔 505 米）



圖十六 一徑通山路的摹擬圖
（拍攝點為北緯 34° 5' 45"，東經
109° 20' 20.4"，海拔 705 米）

竹里館、鹿柴、文杏館三題，應和斤竹嶺有關，也都在這一帶山坡中。首先請看〈竹里館〉：

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王維）

來過竹里館，日與道相親。出入唯山鳥，幽深無世人。（裴迪）⁷⁰

在〈斤竹嶺〉詩中，王、裴二人都加重描寫竹林，可見當地竹林極多，〈竹里館〉也是以竹為名，竹林深密，不為外人所知，只有山鳥出入。

〈鹿柴〉詩除了強調深林人不知之趣以外，還透露出其他的消息：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王維）

日夕見寒山，便為獨往客。不知深林事，但有麕麇跡。（裴迪）⁷¹

從「空山不見人」卻又「但聞人語響」來看，「鹿柴」可能接近前述從斤竹嶺上終南山七盤嶺的驛路。此處的竹林深密，王維和裴迪是遊山之人，不是趕路的行旅，可能稍微離開驛路，到林中觀賞，竹林的遮蔽性很高，因而看不到外人。可是，由於這附近是驛路所經，路上行人的談話聲穿過竹林傳來，所以雖然不見人，卻可聞人聲響。「有聲」與「無人」看似矛盾，其實是合理的實景。而且，輞水在其西方，下山路乃是西向，此時已到傍晚，王維從鹿柴下來，注意到西方射來的晚照，而寫下「返景入深林」之句。接著請看〈文杏館〉詩：

文杏裁為梁，香茅結為宇。不知棟裏雲，去作人間雨。（王維）

⁷⁰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第4冊，頁1301、1314。

⁷¹ 同前註，頁1300、1313。

迢迢文杏館，躋攀日已屢。南嶺與北湖，前看復迴顧。(裴迪)⁷²

相較於裴迪詩，王維的〈文杏館〉側重寫館舍本身。三、四句用雲雨的典故，顯示文杏館的海拔高度比較高。

裴迪對文杏館所在位址的描寫，比王維更清楚，「迢迢」二字，顯示它距離輞川莊較遠，「躋攀」二字，顯示它坐落的位置較高，須要攀登。「南嶺與北湖，前看復迴顧」兩句，南嶺是終南山，北湖是敬湖，終南山位置在南，對登山者而言，乃是「前看」；敬湖位置在北，必須回頭向山下眺望，始能看見，所以說「迴顧」。由於登上文杏館的路線，是自北向南的上昇道路，與商州武關驛路的登山方向一致，我懷疑文杏館也可能是驛路中的一個風景點。



圖十七 南嶺與北湖，前看復回顧。

(拍攝點在北緯 34° 5' 58.2"，東經 109° 20' 12.59"，海拔 639 米)

(五) 輞川本流的景點之二 (臨溪傍水部分)：木蘭柴、茱萸泚、白石灘、樂家瀨

前面〈斤竹嶺〉詩中寫到商山路，這是一個重要的指標，可作為這一帶風景的分界點。錢起〈遊輞川至南山寄谷口王十六〉詩云：「山色不厭遠，我行隨處深。蹟幽青蘿逕，思絕孤霞岑。獨鶴引過浦，鳴猿呼入林。褰裳百泉裏，一步一清心。王子在何處，隔雲雜犬音。折麻定延佇，乘月期招尋。」(《全唐詩》，第 7 冊，頁 2612)，題中的「至南山」，就是只到終南山的登山口，換言之，他這次輞川之遊，到斤竹嶺下就折回了。從錢起這首詩看來，驛路在斤竹嶺登山口之前，應該另有叉路沿溪通往谷口，不過，此路應較為隱微而少人行。

接下來，我們溯輞水向上游谷口探尋。從斤竹嶺下方輞水濱到谷口，只有約八五〇米的距離，臨溪的景點中，包括〈木蘭柴〉、〈茱萸泚〉、〈白石灘〉、〈樂家瀨〉這四首詩，都同在這一條線上。

⁷² 同前註。

首先，請看〈木蘭柴〉，此詩的位置最為明確：

秋山斂餘照，飛鳥逐前侶。彩翠時分明，夕嵐無處所。(王維)

蒼蒼落日時，鳥聲亂谿水。緣谿路轉深，幽興何時已。(裴迪)⁷³

王維「秋山斂餘照」和「彩翠時分明，夕嵐無處所」，都是近處看山的寫法，可能已經接近谷口了。再從裴迪「鳥聲亂谿水」和「緣谿路轉深」來看，可能灘聲已經很大，人在東岸的沿溪路上行進，因為接近谷口，益覺幽興無已。

「茱萸泝」可能在「木蘭柴」之南，更接近谷口處：

結實紅且綠，復如花更開。山中儻留客，置此茱萸杯。(王維)

飄香亂椒桂，布葉間檀欒。雲日雖迴照，森沈猶自寒。(裴迪)⁷⁴

泝是水濱之義，所以「茱萸泝」應在輞水旁。「結實紅且綠」與「布葉間檀欒」都寫茱萸結實。茱萸是重陽的節物，重陽也是茱萸結實之時，唐詩中以茱萸與九日並舉的詩篇極多，王維另有〈山茱萸〉詩云：「朱實山下開，清香寒更發。幸與叢桂花，窗前向秋月。」(《全唐詩》，第4冊，頁1304)可以參照。

〈白石灘〉和〈欒家瀨〉二首，可能已經十分接近輞谷口：

清淺白石灘，綠蒲向堪把。家住水東西，浣紗明月下。(王維〈白石灘〉)

跂石復臨水，弄波情未極。日下川上寒，浮雲澹無色。(裴迪〈白石灘〉)

颯颯秋雨中，淺淺石溜瀉。跳波自相濺，白鷺驚復下。(王維〈欒家瀨〉)

瀨聲喧極浦，沿涉向南津。汎汎鷗鳧渡，時時欲近人。(裴迪〈欒家瀨〉)⁷⁵

這四首詩中，用了「跂石」、「臨水」、「弄波」、「沿涉」等語，都是溯溪的詞彙，據此可推論王維在此是循著輞川東岸臨水而行的。作為一名年老官員，他可以策馬或乘肩輿，並無困難。「清淺白石灘」、「瀨聲喧極浦」、「淺淺石溜瀉」等句，一般用於描寫石礫灘，輞水恰從終南山中奔注而出，溪床多石礫，水流聲大，跳波也多。這樣的描寫，符合接近谷口的溪面特色。

此外，〈欒家瀨〉詩中寫到「沿涉向南津」，南津可能是小渡口。從輞口到谷口的道路，都是沿輞水東岸開闢，過了斤竹嶺之後，驛路向山上走，往谷口的道路應會縮小，仍沿輞水東岸。可是，谷口西岸還有許多寺院和別業，王維自己的終南別業也在西岸，必須由東向西渡過。據王維〈酬虞部蘇員外過藍田

⁷³ 同前註。

⁷⁴ 同前註。

⁷⁵ 同前註，頁1301、1314、1301、1314。

別業不見留之作〉云「漁舟膠凍浦」(《全唐詩》，第 4 冊，頁 1267)、〈戲贈張五弟諱三首之二〉詩亦云：「望此去人世，渡水向吾廬。」(《全唐詩》，第 4 冊，頁 1238)，都指出渡水的必要。現在距離谷口五〇〇米處，位於北緯三十四度五分四十九·三九秒，東經一〇九度十九分三十一·〇六秒，有一座水泥橋，雖非唐人舊物，但其取義與唐人相同，可為此詩「沿涉向南津」的參證。



圖十八 谷口前的溪床——清淺白石灘。(從立足點北緯 34° 5' 56.4"，東經 109° 19' 32.41"，海拔 526 米，回拍谷口)

(六) 谷口的景點：辛夷塢、金屑泉

前述〈樂家瀨〉應只到谷口之前，真正進入谷口的，可能只有〈辛夷塢〉和〈金屑泉〉二題。〈辛夷塢〉詩云：

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王維)

綠堤春草合，王孫自留玩。況有辛夷花，色與芙蓉亂。(裴迪)⁷⁶

詩中「綠堤春草合」固然可以泛指輞水的岸邊草色，可是「山中發紅萼」和「澗戶寂無人」兩句，就必須考慮到「山」的位置，以及「澗」的性質。大約是在進入谷口不遠處。證以錢起〈暮春歸故山草堂〉詩，亦可知谷口辛夷花甚盛：

谷口春殘黃鳥稀，辛夷花盡杏花飛。始憐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陰待我歸。⁷⁷
錢起所買的輞川別業在谷口，他曾有〈谷口新居寄同省朋故〉(《全唐詩》，第

⁷⁶ 同前註，頁 1301、1315。

⁷⁷ 同前註，第 8 冊，頁 2687。

7 冊，頁 2614) 詩，寫作時間在王維《輞川詩》之後十年內，時地皆相近，故可為參證。



圖十九 初入谷口內所見的石質地形（拍攝點在北緯 34° 5' 9.48"，東經 109° 19' 49.8"，海拔 555 米）

金屑泉也可能是谷口石壁之景，〈金屑泉〉詩云：

日飲金屑泉，少當千餘歲。翠鳳翊文螭，羽節朝玉帝。（王維）

縈渟澹不流，金碧如可拾。迎晨含素華，獨往事朝汲。（裴迪）⁷⁸

谷口內外的地質顯著不同，谷口外緣的土壤層較厚，進入谷口之後，巨岩立現於前，石多土少。在谷口內的岩壁上，有山泉湧出的可能，王維曾往遊作詩的谷口化感寺，曾有石隙流泉的記載⁷⁹，金屑泉可能與此相似，為谷口所見山泉。

綜上所述，《輞川集》二十題所寫的風景，主要分布在谷口以外到輞口這片開坦的地面上，只有最後兩題，有可能在谷口以內；至於輞谷中，深山逼仄，密谷絕跡，與《輞川集》二十題完全無關。王維〈終南別業〉詩曾有「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全唐詩》，第 4 冊，頁 1276）之句，但是，以谷中溪流分布狀況而言，步行實無可能到水窮處，所謂「行到水窮處」，乃指舟行到無可前進之處。但是，王維實際乘舟深入輞谷最遠的遊程也只是一回，就是寫〈藍田山石門精舍〉詩這一次，詩云：

⁷⁸ 同前註，第 4 冊，頁 1301、1314。

⁷⁹ 谷口化感寺有山泉從石中流出的記載，見〔唐〕道宣：《續高僧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第 1281 冊），卷十三〈唐京師普光寺釋道岳傳〉：「武德初年，從業藍谷化感寺側，巖垂乳水。岳往承之，可得二升，懸滴便絕。乃曰：『吾無感也，故使輟流。』遂以殘水寫滴下澗中，一心念誦，日取一升，經六十日，患損方復。」（頁 695）

落日山水好，漾舟信歸風。探奇不覺遠，因以尋源窮。
遙愛雲木秀，初疑路不同。安知清流轉，偶與前山通。
捨舟理輕策，果然愜所適。老僧四五人，逍遙蔭松柏。
朝梵林未曙，夜禪山更寂。道心及牧童，世事問樵客。
暝宿長林下，焚香臥瑤席。澗芳襲人衣，山月映石壁。
再尋畏迷誤，明發更登歷。笑謝桃源人，花紅復來覲。⁸⁰

此次遊程，出發時已是日落時分，從末句看來，是冬春之交，林葉猶疏，殘雪尚在，而且當夜有月光，溪上的照明程度尚好，王維也遊興甚佳。不過，王維到石門精舍前，尚可見「遙愛雲木秀，初疑路不同。安知清流轉，偶與前山通」的光景，可見天未全暗；下舟陸行到寺，寺僧也還未睡。以古代手划小船在溪流中逆流而上的速度估計，從落日到天全暗這一段短短時間內，不可能走得太遠，可見他在輞谷中所遊不深。假使這段時間以一小時計算的話，小船可能還沒有開到 G 四〇高速公路輞川三號隧道出口（距谷口約 2.79 公里），換言之，在進入谷口後不遠之處，還在蕢山與七盤嶺夾峙的巨巖狹谷中。後四句「再尋畏迷誤，明發更登歷」，指出因為夜行不便，而借宿於此，預擬次晨再出發。「更登歷」本是再向溪谷內深入登歷之意，不過，次日王維並沒有繼續深入，從本詩末兩句「笑謝桃源人，花紅復來覲」來看，已是踏上歸途的語氣。

同樣的，裴迪在〈崔九欲往南山馬上口號與別〉中說：

歸山深淺去，須盡丘壑美。莫學武陵人，暫游桃源裏。⁸¹

崔九要往遊的南山丘壑，裴迪要他「須盡丘壑美」，莫學武陵漁人暫遊即止，正也反襯出他們這些詩人一向入山不深的常態。

五、結論

自從明人在輞谷深處修建王維祠（今藍田縣輞川鄉白家坪村，位於北緯 34° 2' 23.65"，東經 109° 22' 47.64"，海拔 644 米的山谷中⁸²，有老銀杏一株，此地傳說為王維別業捨宅為鹿苑寺所在）之後，明代李東、陳文燭、王邦才，

⁸⁰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第 4 冊，頁 1247。

⁸¹ 同前註，頁 1315。

⁸² 輞口水面海拔為四九一米，與銀杏樹所在處的相對高度，相差一五三米。

清人胡元瑛、周煥寓等人都有輞川記遊的文章，〈輞川圖〉也一再被重摹並刻石，胡元瑛更編纂《重修輞川志》，廣泛收集相關文獻。此後王維研究的愛好者，都向此間尋訪輞川別業，不顧其與王、裴二人的詩句完全不合的實際問題。

本文以王維與裴迪合作的《輞川集》為對象，逐一在輞口到谷口之間，就現場的實際山川，研判合理的景點位址，使王、裴兩人詩中描繪的景境，得以準確的在現地找到依據。簡明的成果，在圖五〈輞川集二十景分布重點示意圖〉與圖六〈輞川相關地名地形示意圖〉兩圖可以看到。至於具體結論，分述如下：

(1) 《輞川集》二十題，乃王維新遷入輞川莊時，與裴迪唱和的總集。二十題所詠的地點中，〈椒園〉、〈漆園〉，可依詩意判斷為其個人所有，其餘十八題皆為平日遊止的公共區域，並非王維的私人園林產業。

(2) 「華子岡」約在今大寨村中心，「輞川莊」約在 G 四〇高速公路「藍田東」出口之北的輞水濱。唐代從藍田縣城南關外的渡頭，渡過灞水，南行，上華子岡之後，在上述 G 四〇高速公路的藍田東出口附近，向西，下華子岡，到達位於輞水邊的孟城口輞川莊，全程不到二公里。大寨村中心已建設為城鎮和道路，地貌改變不小。

(3) 唐代商州武關驛路的藍田段，從「輞川莊」旁通過，〈宮槐陌〉所詠的大道，就是這條驛道。輞川二十題中，「華子岡」、「北垞」、「斤竹嶺」、「文杏館」也在驛路中。

(4) 輞川二十題中的「敬湖」、「北垞」、「柳浪」、「臨湖亭」、「南垞」，都是因緣敬湖而作的。「敬湖」至今日雖已不可見，從現地條件研判，可能是東西窄、南北長的湖泊，它位在輞水西岸，既獨立於輞水本流之外，又與輞水的本流在「北垞」相連。「北垞」應在敬湖的東北，同時也是輞水東岸，距離輞川莊約一、二公里，確定的位址無法判定。此處有朱欄人家，有柳浪之美，又有臨湖亭和荷花可供讌賞，是敬湖的代表景點，也是商州武關驛路上的重要去處。「南垞」在湖的西南，緯度應與斤竹嶺相當。

(5) 輞川二十題中，以「斤竹嶺」為首的幾個景點，「竹里館」、「鹿柴」、「文杏館」都在終南山七盤嶺北面的緩坡。「斤竹嶺」接鄰輞水，從商州武關驛路的七盤嶺登山口（今薛家村，北緯 34° 6' 5.09"，東經 109° 19' 48.77"），向山上延伸。「竹里館」、「鹿柴」海拔應高於「斤竹嶺」，也在附近。「文杏館」

所在的相對位置更高，來遊者前對終南山而躋攀，回頭又能北望敬湖。

(6) 從「斤竹嶺」下方溯輞水而上，接近谷口前，有曲流幽瀨，二十題中的「木蘭柴」、「茱萸泝」、「白石灘」、「欒家瀨」皆在此區，「欒家瀨」有津渡，稱為南津，可渡輞水，到達谷口西側的蕢山山麓。

(7) 二十題中，只有「辛夷塢」和「金屑泉」兩個景點，可能在谷口的內側，還沒有真正深入輞谷內。王維深入輞谷的出遊經驗只有一次，題目為〈藍田山石門精舍〉，從所寫的遊程看來，他入谷不深即回。

以上七項結論，都是以現場資訊去驗證詩篇原文而得來的，這種研究方法，就是「唐詩現地研究法」。「唐詩現地研究法」並不是文化地理學或歷史地理學，也不是文學地理學，它只是追求對原作精準詮釋的文學研究方法而已。

我在進行現地研究前，必先收集完備的文獻資料，其中包括王維及他人的詩文、史書、方志、圖畫、近人研究論著，以及跨科際參考書籍，仔細研讀過這些文獻之後，仍不急於從字面去做論辯。而是先判斷這個主題，有沒有充分的條件，可以進行現地研究；如果原詩內容太多浮詞，人事時地物的指述不多不明時，就不宜做現地研究。

經過研判，確屬適合進行現地研究的詩篇，就將原詩帶到作品內容的現場，以現場資訊去驗證原作的指述，同時也檢核文獻資料中其他人的見解。在現場工作中，我揚棄了傳統的印象式觀察模式，而採取精細調查的理念，利用 GPS 定位、高階相機拍攝，以及在衛星地圖資料庫置入 GIS 的技術，獲取精準的現場資訊，來與原詩的字字句句，進行客觀的比對，作成初步見解。在初步見解形成之後，再回過頭來，與古代文獻及今人論著詳切比較，以辨明正確的說法。

以本人的王維三論為例，讀者可以利用本文和〈王維「輞川莊」與「終南別業」現地研究〉、〈現地研究下之〈輞川圖〉《輞川集》與輞川王維別業傳說新論〉二文所載的地圖、照片和 GPS 位址，重複實驗本人對詩文的解說，清楚而精準的掌握王維與裴迪筆下的詩境，進而摹想他們的詩情，體驗這種貼近古人真貌的讀詩趣味。

傳統的箋注賞析或借取西方理論的詩學鑑賞，多由典故解說、經驗推測，或想像空間的方式去理解文詞，對詩篇作出印象式的模糊解說或者主觀的詮釋。運用唐詩現地研究法之後，對於詩篇的字句，都能給予清晰明確的影像，提供讀者重要而客觀的參考資訊；就像臺北車站許多幅「高鐵前」和「高鐵

後」的對比廣告一樣，「現地研究前」和「現地研究後」的差異，將會使人們今後的讀詩習慣，產生巨幅的改變。

王維、裴迪《輞川集》詩現地研究

簡錦松

王維與裴迪合撰的《輞川集》詩四十首，一向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焦點，本文使用「唐詩現地研究法」，在中國陝西省藍田縣，針對《輞川集》原詩及相關歷史文獻進行現地研究，在實際山川中，為詩中所描寫的每一個地點，找到最接近可能的位址。

本研究具體修正了自古以來所有對《輞川集》印象式的模糊解說，讀者可以利用文中所載的地圖、照片和 GPS 位址，重複實驗本人的指述，清楚而精準的理解王維與裴迪的詩境，進而摹想他們的詩情，體驗這種全新的讀詩趣味。

關鍵詞：王維 輞川莊 《輞川集》 唐詩現地研究法

On-Site Research on Wang Wei's Collected Poems in *Wangchuanji*

CHIAN Chin-sung

Wang Wei's *Wangchuanzhuang* and *Wangchuanji* have always been at the center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studies. This study approaches Tang dynasty poetry through on-site research in Lantian county, Shanxi province, China. The study not only works with the original poetry of *Wangchuanji* and related historical documents in order to find the closest possible locations depicted in Wang Wei's works, but also uses Google Earth Pro to present accurately every site on the map.

Keywords: Wang Wei *Wangchuanzhuang* *Wangchuanji* Tang dynasty poetry

徵引書目

- 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瀚典全文檢索系統》，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年。網址：<http://hanji.sinica.edu.tw>，檢索日期：2012年2月9日。
- 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 王文學：〈「輞川別業」遺跡尋蹤〉，《中國典籍與文化》1992年第3期，頁88-93。
- 王維撰，陳鐵民校注：《王維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王輝斌：《王維新考論》，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
- 王謙撰，周助初校證：《唐語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 吳長城：《輞川別業及其變遷研究》，楊凌：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專門史專業碩士論文，2009年。
- 宋敏求：《長安志》，北京：中華書局，收入《宋元方志叢刊》第1冊，1989年。
- 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洪邁：《容齋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 胡元煥：《重修輞川志》，收入呂懋勳等修，袁廷俊等纂：《藍田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235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
- 紀昀等總纂：《四庫全書》電子版，臺北：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檢索日期：2012年2月9日。
- 師長泰：〈論《輞川集》及藍田輞川風景區的特色〉，《人文雜誌》1993年第5期，頁119-123+33。
-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園林名畫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7年。
- 曹永斌：《重修輞川志校注》，西安：藍田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2006年。
- 陳鐵民：〈輞川別業遺址與王維輞川詩〉，《中國典籍與文化》1997年第4期，頁10-23。
-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 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道宣：《續高僧傳》，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28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劉志雲：〈欲覓千古遊人蹤——唐代詩人王維輞川別業初探〉，《貴州文史叢刊》1986年第4期，頁155-158。
- 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 蕭統編，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簡錦松：《唐詩現地研究》，高雄：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年。
- ：〈白居易〈初出藍田路作〉詩現地研究——唐商州武關驛路藍田段新釋〉，《漢學研究》，30卷1期，2012年3月，頁167-204。

——：〈現地研究下之〈輞川圖〉、《輞川集》與輞川王維別業傳說新論〉，《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77 期，2012 年 11 月，頁 115-166。

——：〈王維「輞川莊」與「終南別業」現地研究〉，將刊載於《中正漢學研究》第 20 期，2012 年 12 月。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6 年。

顧嗣立：《元詩選·三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 年。